

射洪縣志

地 280.145
39
1-10
部三



1911.562
Vol. 1



志

聯

洪

縣

光緒十年春正月

滇南吳崇道書

序

昔漢班固創為十志年表視史記加詳此即國史非今志也顧志不自漢始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是郡國古已有志志不綦重哉夫志所以信今傳後則邑志與國史等邑志所關徵文考獻於斯取則觀型於斯博聞多識於斯作固難修尤不易是在採訪者不憚探索舉凡窮鄉僻壤耳目所及苟有關於人心風俗堪登掌故者靡不細心搜羅即奇踪異跡亦應備極究詳無濫無遺正不獨潛德幽光允資闡發已也射洪為陳伯玉先生故里山川靈秀代毓英賢舊志創於前明國朝始有成書迨後續修於焉大備計自續修屈今又六十四稔矣此六十餘年中陵谷之變遷習尚之移易職官之政績人士之行誼以及科第封廕之榮膺逐層系積不知凡幾彙輯無人則久且漸減况經滇匪肆擾兵燹疊遭忠勇節烈赴義爭先雖旌揚有加而志乘未列要不足以挽頽靡而振衰庸修志之舉

顧可緩歟且舊志雖詳然亦不無遺逸即如陸使君祠輿記勝覽所載互異而彭磬泉蜀故則云靈濟公廟在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立應偽蜀封洪濟王宋祥符中詔封公號未知何據似亦無妨並列備考又劍南詩自註予自出蜀日遣僧乞籤於射洪陸使君祠以老杜詩為籤予得遣興中第二首問之父老茫然無知放翁究非妄言亦未附誌由此推

之缺畧難免修之尤貴亟亟也奈舊志板隘字劣修則廓而大之增入不少費苦難籌予屢准縣移以乏貲不果扼腕久之邑紳羅希棠刺史自黔奉諱歸里主講金華書院協議及今不修終虞湮沒毅然獨任集議倡捐稟縣勸募酌派採訪親與邑庠鍾生體純等遵舊志體彙分門續補得書十八卷較前志倍半稿成待付剞劂縣宰洪叔雨明府囑令校讐予學殖荒落自慚固陋何敢妄參末議惟是首泰通泉

多年於茲平日與文人學士往來晉接不無見聞辭既弗獲因將原稿逐細點竄竊以為邑志宜詳而體例要歸嚴簡冗者芟之闕者益之紊者移之知不無疏漏之失而意毋溢美要期可以信今傳後繼得主事胡君秉夔出其平日採存續稿為補遺一卷付刊都為一書是役也鄉人士同殷採訪弗吝欣助使數十年有志未逮之舉煥然改觀足為考證之資足備輶軒之采要非衆力奚克臻此爰誌顛末而為之序

光緒十年甲申仲春月上浣

射洪縣訓導從陽楊甲秀撰

重脩射洪縣志序

射洪爲潼郡望縣兩漢本郿縣地西魏改射江縣後周改射洪縣元併通泉縣入焉厯唐宋元明聲名文物爲潼郡稱盛惟叠經兵燹文獻無徵縣志不脩逾六十餘年舊志板殘廢不堪而六十餘年中可紀可傳之事其潛德幽光又將泯然漸滅邑紳羅希棠刺史甲申自黔奉諱歸里集議倡脩毅然以此事爲己任而楊兩廣文亦極踴躍從事相與搜羅纂輯不憚勤勞時逾兩年得書十八卷較前志倍半稿成待梓適

余蒞任斯邑得取

射洪縣志

卷之首序

一

其書而讀焉雖不敢謂鴻篇鉅製遠勝前人而戶口之盈虛建置之沿革農田水利之興廢人文風俗之盛衰靡不釐然具備井井有條允爲一邑之掌故矣又何必修陳名勝誇多鬥靡徒供學士詞章之用哉若夫得所藉手因而脩舉廢墜轉移風化固守土者之責也所願與都人士交脩其勉以幾乎唐宋元明聲名文物之盛庶不負爲潼郡之望縣也夫是爲叙

光緒丙戌年仲春上浣知射洪縣事嶺南謝廷鈞撰

射洪縣志卷首

原叙

原志序

邑令唐麟翔

射洪文獻之區漢名郪縣唐號通泉宋元以下代有傳人舊史所載琅琅炳炳名山名水率多題詠謂爲文獻不虛矣夫志以紀往事述前言有關於文獻最重廼曠焉廢墜幾二百餘年信史無存殘編亦缺考之傳聞而故老皆無在者噫嘻是固一邑之憾耶蓋天下之文獻繫焉金華玉屏天下名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叙

一

山之勝也射江天下之名水也陳元敬之豪俠古今所罕有陳子昂之文章古今天下之所宗也杜甫詩史獨詳於射洪天下文人之所嚮慕也是故志一邑而徵諸天下此其是已顧論者輒曰籍亡則文易湮人亡則獻無考存什一於千百良難盡如是也廢將誰與興哉余自庚寅受事射洪首諮長老則有爲余言成化縣令郭鏜以黃門通政都御史謫官是邑修舉廢墜聿有成書而今亡矣有邑人某家藏一帙蠹蝕其大半首尾錯簡余衷諸

廣輿記省志潼川州志參互考訂補遺正誤集諸
庠彥分類編摩刻期張局凡四閱月而志成爲圖
二爲卷十爲類三十有五爲附類十有三更續增
秩官一卷方之前志雖云畧備於射邑大致亦楚
楚矣或前而請曰射洪兵燹之餘典章散佚予之
爲是志也於何徵信而得之余曰山川形勝詳於
輿圖賦役詳於全書人物詳於古史關梁祠廟陵
墓古蹟詳於遊覽名宦鄉賢事實詳於省志纂而
輯之志固未爲無徵也曰子之爲是事也功誠偉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叙

二

矣抑射洪人士尚有遺文可搜輯乎曰子昂感遇
詩三十八章今缺其九杜甫流寓詩十有八章今
存十二文同之詠物楊慎之泛舟明忠節楊最之
前後疏悉爲採入其他傳記碑銘有美斯載間有
未備不敢以傳疑誤信史也最後得吾鄉王太史
誥視學蜀中撰有重修讀書臺記補刻於藝文之
末斯不亦井然備志實耶是書之成也以記事則
法戒昭以纂言則文采著以稽人物則臧否明以
考沿革察廢興則時代晰綱舉目張傳之後世或

謂射洪猶有未盡亡之信史也不其無憾於什一
之僅存矣哉若夫耳目窮於幽討心力阻於遐搜
一出一入方懼前人之不我許焉乃謂以一邑毀
天下之文獻也則余豈敢康熙壬辰長至前一日

康熙原志序

邑人黃錫策

余讀邑志而知我唐使君洵良史才也稽古列國皆有史所以紀因革垂勸戒明政治之得失著風俗之盛衰也至漢唐來天下一君天子有史而列國無史雖然不可謂無其文今之府州縣志即列國之史也惜無良史才不過載其事誌其文耳揆諸筆削之義戛戛乎其難哉或長篇累牘煩而不整或鄙俚雜穢俗而不典或得之傳聞書不核實或任意褒譏去取鮮當此袁松所以有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叙

五難之說也吾邑志乘在有明成化間成於邑侯郭公自弘正以迄啓禎茫無可考山川如故人民半非弔伯玉之芳徽訪劉蛻之文塚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深文獻無徵將不信不從久矣若是則志書一編固爲治者之首事也我

朝定鼎數十年來官斯土艱於訪聞久無成書庚寅冬唐使君以名進士來宰吾邑簿書之暇博採稗官旁詢故老輯成志乘整而不煩典而不俗傳聞核實褒譏悉當益儼然良史哉其間或興或革爲勸

戒爲瞭如指掌以之考政治可見得失以之驗風俗
可知盛衰使君之利於吾邑者大矣昔王韶之撰
晉陽紀爲後世佳傳時人謂其宜居史職頃之除
著作郎今使君修射洪志爲世信史以此載筆承
明恢其制作則鼓吹當代者非使君而誰哉至使
君之爲政風清弊絕已洋溢三蜀間茲不復云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叙

二

乾隆重刻射洪縣志叙

邑令何辰

邑之有志猶列國之有史也我

朝文治日臻凡在州邑莫不博覽參稽纂修成帙以爲採風問俗之徵獨是陵谷易時豕魚傳誤網羅舊聞訪求故老參伍錯綜之義因革損益之宜俱宜悉心遊集靜氣耑攻而後集腋成裘勒爲一書壽之梨棗爲一邑之鉅觀此固非良史之才不能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射洪縣志自前明兵燹之後舊志散逸無存康熙五十一年泰州唐君麟翔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敘

一

宰於斯邑創成縣志凡十卷自是而後踵事增華者缺焉其人相沿歲久所爲射洪縣志僅得殘缺印板數十片而已予於乾隆丙子冬來宰茲邑簿書盈几民事爲勞百廢具興之懷固有志而未遑也值觀察使劉公行部至縣深以射洪由來號爲名區舊志雖久經廢失宰斯邑者其可以任其湮沒而無傳予承命之下欲然心計縣志自唐君創修之後積於今四十有七年矣其間沿革土田戶口賦役以及官師人物典章制度要在重修而後

備竊以不才謏焉駑鈍入而案牘出而臨民兢兢業業時有鞭長莫及之虞冀得博雅宏通之士相與朝夕從事於斯則知交甚寡延攬無由用是籌度者久之因訪於邑之馬生家得唐君射洪縣志成書一部付之梓人重加刊刻其間悉仍其舊而無所更焉夫重刻舊志本無足錄比於餽羊之義猶賢乎已亦聊以備將來重修縣志之徵云爾重刻既成爰序其顛末而跋於左

乾隆戊寅仲夏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敘

二

自古司牧之責首在安民安民之方莫先富教而所以富之教之者則詳具於志書蓋志之所載若疆域若土田若戶口若政事若人文其局下肥瘠醇駁盈虛一展卷而盡得之其間或酌古以準今或緣俗以立制或因地以制宜參伍錯綜神明而變化之所以佐出治之資者非一端則志之繫於富教不綦重哉睠茲天府石紐啟祥蠶叢開國而錦江玉壘地爲梁州自嬴秦兩漢日事開創列在版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敘

圖鑿離堆穿二江富之始也建學宮善誘掖教之始也沿及二晉歷唐宋元明循良代著世有傳人而修和之業布在方冊有典有則可法可師我國家煦嫗覆育累洽重熙凡守土之官莫不後先爭奮以富教爲已任百餘年來荒蕪者悉已開墾質樸者日以文明熙熙然郁郁然士民樂業共享昇平於戲盛矣歲己亥之冬予欽承

帝命分巡四川之北叱馭而行仲春抵蜀視事後惟日孜孜深懼職業之難稱越數月周歷所轄三府固

切切於民生尤留心於志乘行部至射洪邑令何君來謁公事竣詢及縣志則康熙五十一年前令唐君曾創十卷今僅存板片尙多殘缺余以射洪山連越嶲水散巴渝風稱名勝而人文之盛甲於他邑猶幸有舊板可稽若蒐羅全帙校刊而一新之既足備文獻之徵而成規具在尤足爲富教之助爰語何君亟爲搜訪釐刻以成一邑全書何君既勤其職復勤於斯舉乃於邑之紳士家檢得全編付之剞劂茲已告竣予披覽之餘綱舉目張先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敘

二

符體式而文章政績炳若日星允足以信今傳後而爲法於良牧矣若夫探禹穴發西藏集奇珍於元圖操鉅斧於鄧林以續四十年來之事蹟則俟之博雅君子焉

乾隆重修射洪縣志敘

郡通守 鄭王臣

予嘗讀杜子美射洪通泉諸詩想見其山之崔巍
川之綺麗恨不得徘徊流覽於其間乾隆戊寅五
月予奉制府檄權潼川郡倅所泊在射洪境上方
將訪伯玉之書堂尋復愚之文塚選勝弔古發爲
詩歌以摠幽情而酬夙願顧匆匆未暇及也適邑
令何君斗南惠然過臨相與談邑中故事娓娓不
倦因言重刻舊志將竣俾予敘之次日緘書見示
康熙中前令唐石郊之所輯也予受而讀之書甚

射洪縣志

卷之首

原敘

簡約卽子美諸詩尙多未收如慧普書榜通泉畫
壁名流墨妙照耀山川二詩不可不載也文公上
方十年不下而仙釋佚之趙薛同舍千里來遊而
流寓遺之諸詩皆所當錄也若夫牛車之句爲梓
州之堯率羊石之事乃婺州之金華又不宜附會
採入者也蓋唐君當兵燹之後獻亡文佚考訂良
難故其所草創者止是然抱殘守缺以待後人使
一邑掌故不與塵埃野馬同歸消滅其功詎不偉
哉何君治邑二年修廢舉墜重鍍以傳又因書出

前人不欲更加筆削用意亦誠厚矣曩子諷誦杜
詩思一遊而不得今幸眺通泉之樓飲射洪之酒
又獲附名志乘於此間似有夙緣姑舉鄙見以補
唐君所未詳聊比於芻蕘之一得不然粗記杜詩
數首輒敢詆詛前輩不適形其陋且妄哉今何君
以精敏之才淹雅之學簿書案牘無足以累其心
公退多暇行將取唐君之書芟蕪補闕博採廣蒐
以成信史與梓潼古今記風俗譜諸書並傳於後
予更得藉手觀成是又所深望也夫